



珠玑录 系列

H
O
N
G
C
H
E
N
S
I
H
E

红尘四合

上

尤四姐
YOU SI JIE
WORKS
著

他和她，一个在九重天上，一个在尘埃里。
最尴尬的年华，遇见最好的他
新增独家番外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PHOENIX PUBLISHING & MEDIA, INC.

H O N G C H E N S I H E

今天多亏了王爷，小的才保住一条命。您的大恩大德，小的没齿难忘，以后王爷有吩咐，小的肝脑涂地，报答王爷救命之恩。

——温定宜

我遇见了喜欢的女人，想和她白头偕老，这趟指婚是不能领命了，一则不想有负她，二则人家姑娘都是爹妈的心头肉，到我这里空得个位分，混得局外人似的，彼此都不好过，何必呢。

——弘策

你不好？不好弘策能舍了老脸和我明抢？你呀，旁的都别说了，我刚才突然想明白了，你们姑娘就喜欢人哄着，光图眼巴前繁华热闹。老十二会放灯，放灯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我买一百只羊，我让你放羊。再划一片草场给你，你能薅羊毛挤羊奶，转手换银子啊，比灯强多了，正经是个产业。我不玩儿虚的，我最爱务实了，爷不能做皇帝，就剩捞钱这一项爱好，所以我们家有钱哪……

——弘韬

人这一生总得有些追求，替爹和两个哥哥报仇，对我来说比性命更重要。

——汝俭

有时候也问自己，不过见过几回面，还隔得那么远，怎么就心心念念呢？后来大了才知道，缘分虽浅，那也是我的际遇，命里注定我要等他一辈子。

——海兰

红尘四合



新浪官方微博：
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yueduji>
新浪官方微信：
<http://weibo.com/yueduji>



豆瓣一刻

悦读纪
ENJOY READING ERA
女性阅读专业出版
www.girlbook.cn



珠玑录

红尘四合

尤四姐
YOU SI JIE
WORKS
著
上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红尘四合：全2册 / 尤四姐著. -- 南京：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4
ISBN 978-7-5399-6831-5
I. ①红… II. ①尤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58020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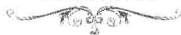
书 名 红尘四合
作 者 尤四姐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选题策划 王晓萌
责任编辑 姚 丽
文字编辑 王晓萌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
字 数 385千字
印 张 32
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，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6831-5
定 价 59.80元（全2册）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811522641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

CONTENTS



第一章

好一位王爷，生得挺标致，却有副鸩酒里泡过的心肠。

/001

第二章

碧清的一双眼，能洞穿人心。

/020

第三章

上次就多亏了人家，这回再去求，怎么像讹上了人家似的？

/034

第四章

你找十二爷干什么？上回被人救了，上瘾是怎么的？

/047

第五章

那是王府，不是你们家炕头。

/065

第六章

看着挺机灵，一水儿的缺心眼儿。

/084

第七章

您要信得过我，我给您……看看姻缘？

/094

第八章

酒捏？大肉捏？

/104

第九章

又不是女人，你随身带着绫子做什么？

/117

第十章

你十二爷喜欢男的，是不是？你们俩……啊？

/127

第十一章

人家醉着，眼下这样是不是乘人之危？

/138

第十二章

十二爷他妈厉害着呢，你敢祸害她儿子，她给你把皮剥下来做灯笼你信不信？

/150

第十三章

十二爷秀色可餐，灯火之下越发显得白净通透。

/162

第十四章

自己心思百转，却不能叫人看出来。

/178

第十五章

沐小树这祸头子撒吃挣跑了，十二爷带人进山找他去啦。

/189

第十六章

让我亲一口你能少块肉吗？

/199

第十七章

纯粹就是嫉妒！

/213

第十八章

老十二会放灯，放灯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我买一百只羊，我让你放羊。

/234

目录

CONTENTS

第十九章

要是早早儿让人知道你是姑娘，八成轮不着我了。

/253

第二十章

大老爷们儿和姑娘挤一张炕，你想干什么呀？

/271

第二十一章

爱得越深越卑微，帝王将相也是这样。

/284

第二十二章

不敢睁眼，怕一睁眼又是梦一场。

/296

第二十三章

我遇见了喜欢的女人，想和她白头偕老。

/314

第二十四章

他站在槛外，含笑看着她。

/330

第二十五章

温家的女儿不做小，这个王爷能不能保证？

/342

第二十六章

小宫女儿出身就是蔫儿坏，给我招这么个酸货，存的什么心哪她？

/358

第二十七章

明明身在高位，希图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岂不是笑话？

/371

第二十八章

感情方面他就是一张白纸，什么歪的斜的都没有。

/393

第二十九章

怪道他妹子对老十二死心塌地，这小子哄女人真有一手！

/409

第三十章

危难之中见真情。

/415

第三十一章

如果从来没有遇见，就不会一再让她难过了。

/426

第三十二章

我后悔了，后悔得不知怎么才好。

/432

第三十三章

弘策，有几句话，我琢磨了好久，想和你说。

/444

第三十四章

人哪，多大胃口吞多大的饼，看现在，噎住了吧？积食了吧？

/454

第三十五章

我那福晋……那个骁勇……别提了。

/466

第三十六章

哪怕白发苍苍掉光了牙齿，还是那个站在雪地里看我放灯的姑娘。

/479

终章

一个人的人生，兜兜转转，踏破千重浪，也许只因为要和那个对的人相遇。

/490

番外

/497



第一章

HONGCHENSHIHE

好一位王爷，生得挺标致，却有副鸩酒里泡过的心肠。

裹脚也得翻皇历，瞧准了日子，雷打不动。

定宜迷迷瞪瞪地叫奶妈子从热被窝里扒拉出来。那会儿不过五六岁，才开蒙，揉着俩眼，趿拉着鞋，站在院儿里的青石砧前。

她妈掖着两手瞧她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“是时候了，今儿可糊弄不过去了。原该三岁给你包上的，那会儿疼你，没舍得。现在瞧瞧，再耽搁下去，往后受的罪更大。”一面说一面点着头掉过身去，冲底下嬷嬷比比手，“干活儿吧！”

定宜抬头看，两个衣襟上别着大行针的老妈子过来蹲安，“姐儿别怕，人小骨头软，就跟磕泥饽饽似的，想窝成什么样儿就窝成什么样儿。”说着拿出一双红绣鞋，鞋帮绣金花，活像一对小菱角，托在手掌心里往她跟前递，“您瞅瞅，好看不？等咱们裹完了就能穿上啦。”

定宜还小，瞧见老妈子们大裤管下露出的粽子尖儿就害怕。周围女人都裹小脚，她妈是都御史的正房太太，地位很尊崇，穿着裙门镶挖云头纹的大红栏杆裙，迈步时连脚尖都看不见，也是个小脚。就对待脚的问题方面，汉军旗真不如五音旗下的。汉人讲究三寸金莲，讲究了上百年。定宜爹老家大同，大同小脚瘦、小、尖、弯、香、软、正，驰名天下。这可苦了女孩子们，调理起来比别的地儿更严苛。

咣当一声，丫头把瓷碗磕碎了，瓷片拾掇起来，干什么使呢？包进裹脚布

里。瓷片在肉上割着，血肉模糊了、烂了、臭了，脚指头掰折，脚背弓起来，一双小脚才能定型。

女人为了好看，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，光瞧就疼得慌！定宜眼里含泪，嘴咧得瓢儿似的，“我看……明儿再裹吧！”

今儿推明儿，明儿推后儿，都推了两年了。这回她妈横了心，说什么都得裹。

谁也没理她，老妈子把她的鞋一脱，将两只细嫩的脚掌合进手心搓了搓，一下塞进开了膛的公鸡肚子里。

又热又黏糊，定宜背上寒毛都竖起来了。两只鸡还扑棱翅膀，内脏通着血脉，没死透，某一处贴着她的脚心，跳得噎噎的。

这回怕是难逃一劫了。正灰心呢，西边半边天黑成了锅底，云头翻滚着蔓延到头顶。丫头抬眼看，啐了一声，“太太，要掉点儿了，大雨拍子来啦！”

话刚说完，芸豆大的雨点没头没脑地砸下来。于是什么都顾不上了，老妈子把定宜的脚从鸡膛子里拔出来就往回窜。老妈子脚小啊，跑起来颠，把定宜颠得找不着北。

反正这场豪雨来得妙，把她的裹脚仪式打乱了。定宜卸了枷，乐颠颠地骑在二板凳上，看几个家生子奴才训孩子，还在边上起哄架秧子，“训得好，小孩儿得说，小树得捆。”

转过天来，她妈又瞧了日子，刚预备下东西，打门上进来一拨人，都穿着衙门的公服。领头的是位王爷，戴红缨结顶凉帽，声口里一股子京韵大鼓味儿，亮嗓子就喊：“女的跟屋趴着，男的全捆起来！”

定宜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，使劲往上冒头，被奶妈子压住了，一只手捂住她的嘴，不让她出声儿。她脑子发晕，四周混沌，人像掉进了铁桶里，只看见白花花的窗户纸，棂子正中间儿还贴着鹊衔瑞草的窗花。

风真大呀，刮过檐角枝头，呜呜长鸣，叫人心惊。她妈跪在庄亲王跟前磕头，“这里头必定有什么误会，温禄对主子忠心天地可鉴，他擢升也是王爷瞧着一步步走过来的。这么些年，兢兢业业没少为朝廷尽心，就算哪里疏漏了，人活于世总难免的。王爷……王爷您是活菩萨，好歹超生，救我们爷一条命吧！”

庄亲王低头看，命底下戈什哈^①把人搀起来，蹙着眉头说：“不是我不帮衬，这事儿是万岁爷钦点的，我也做不了主。宫里既传令出来，我这儿先交了差事要紧，后头有话再议不迟。且等着吧，等案子审清了，要是冤枉，自然还你们公道。”

定宜她爹在都察院任职，挺大一个章京^②，从来只有他拿人，没想到今天风水轮流转了。温太太求了半天，“到底打哪儿起的由头，您给我露个口风，是您积德行善。”

王爷擦了擦鼻子，“都察院上年判了宗案子，是温禄主的事，里头牵扯了好几位大员，一气儿全斩了。如今这案子翻出来重审，得有人顶头……咱们两家是有交情的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别为点私利存心和人过不去。他嘴上答应，到底没听我的。这会儿坏了事，能不能保命，看造化吧！”

她爹和哥哥们被带走了，定宜觉得天要塌。这一屋子女人，个个像惊了雷，谁也想不出办法来。定宜人虽小，其实什么都明白，含着泪摇她母亲的腿尽力宽慰，“太太别着急，老爷打个呼哨就回来了。”她妈听得越发心酸，搂着她哭到后半夜。

有些事无力转圜，就像拿手掬水，甭管使多大劲儿，该流还得流。定宜捏着小钓竿，坐在池子边上钓金鱼，身后人来人往，她没敢回头看。家里养活不了那么多人，太太油碗要干，砸锅卖铁走后门往外填还，她爹还是判了斩监候，嫌上菜市口丢人哪，自己解裤腰带吊死在牢里了。她三个哥子呢，朝廷念在她爹“著有微劳”，开恩判充军，发配长白山挖人参去了。

好好的家，转眼就散了，多可怕！所幸罪不及三族，女眷们尚且无虞。她昂着脑袋看天，两只唧鸟飞过去，爹和哥子都没了，现在的温家还剩下什么？豆大的眼泪掉下来，在水面上砸出两圈涟漪。

人口越来越少，房子越变越小，大屋换小屋，到最后家里只余三个人。她夜里和奶妈子睡西厢房，太太独个儿睡正屋。

① 戈什哈：满语，清代高级官员的侍从护卫。

② 章京：清代早期为武官的称呼，后不限于称武官，如军机处之军机章京，总国事务衙门之总办章京等。

汗水像蠕虫爬过脸颊，她举胳膊擦擦，热得睡不着，翻身坐了起来。柴火燃烧的毕剥声犹在耳畔，她猛回头一看，外面火光冲天，上房着火了，她妈还在里头呢！她吓得大声哭喊，奶妈子睡死了一样，她急得没辙，啪啪扇她大耳刮子，把她给扇醒了。醒了也不济，下炕时脚底下拌蒜，在踏板上还摔了一跤。抱着她出门找太太，正屋火太大，房檐在热浪里扭曲，看不见太太人影。

什么都没有了，不能再没有母亲！她挣脱了，拼了命往前冲，奶妈子拽着她不放手，她跺脚哭得声嘶力竭，“太太……快出来……”

胸口像被磨盘碾压，疼得抓挠不着。四周都是滚烫的火苗子，她觉得自己应该死在这里了，绝望的当口，一只微凉的手覆盖在她额头，幽幽叫她，“树啊，这是梦见谁家太太了？那太太长得俊吧，瞧你这副火急火燎的馋样儿！”

她捋过气来，睁开眼，灯火如豆，面前是师哥背光的脸。

“魔着了？又哭又喊的，那么疼人呢！”师哥看她气短得厉害，开柜门找药葫芦，倒了两颗荣心丸来喂她，站在炕前说：“那个安巴灵武知道吧？前儿画的押，刑部把折子递上去，万岁老爷子圈定了，明儿午时即刻问斩。你这模样，我料着也当不了差了，还是回师父一声，在家歇着吧！”

她说不必，“我不在，谁给师父捧刀啊？”

师哥听了嘍嘍牙花儿，“能耐得你，没你这红差还不出了呢！”

她闻言觑眼看他，“要不您来？”

她师哥臊眉耷眼地背过身去，捂着半边脸嘟囔，“怎么犯牙疼了……”

不是牙疼，是肋叉子疼吧！提起捧刀这小子就发蔫儿，不是没道理的。吃这行饭，脸面能耐全在一口刀上。这刀邪行，平时供在宣武门城门楼子上，比大爷还难伺候。请之前要备上香烛纸马，祭拜磕头，不是干净人儿近不得身。要么极阴，要么极阳，丧了童贞的摸不得，一摸它就闹脾气。刀刃磨得再好，要紧时候卷了，砍下去骨肉不分离，卡在脖颈子上动弹不得，刀斧手名声就坏了。

说了这么些，再转回头来说出红差。什么叫出红差呢？坏了事的犯人上菜市场口砍头，这个就叫做出红差。犯人自己舍不得辞阳啊，上路得有人送一程。不要紧的，刑场上有人等着，那位头戴红巾、脚蹬快靴的专干这个，就是俗称的刽子手。刽子手，说起来挺吓人的行当，其实也为混口饭吃。这种买卖和阎王爷打交道，煞气重，一般人不敢招惹。活儿轻省俸禄又高，看开了，给个师爷

都不换。如今定宜就拜在顺天府最有名的刀头乌长庚门下。

好好的姑娘怎么入了这行呢，说起来话就长了。掐头去尾、简而言之，那时候她妈给烧死了，小四合院也烧秃噜了，奶妈子带着她投奔两头亲戚，都说家里死的死、充军的充军，光落下她，可见命硬，没一家愿意收留她。树倒猢猻散，古来如此，没办法，最后只得跟着奶妈子回了三河县。

奶妈子家也不富裕，老人都不在了，和家里哥哥房挨着房，姑嫂常拌嘴，男人不成器，日子过得挺艰难。好在奶妈子是个精明人儿，把她带回去当男孩儿养，随她们家姓沐，改了个名字叫小树。大伙儿都知道，女孩子好些地方不方便，易被人打主意，男孩子还强点儿。就这么，奶妈子那窝里横的男人还嘀咕呢，“一个舍哥儿^①，亏你当宝贝似的。村头里长^②没儿子，把哥儿送他们家过好日子得了，咱们还能换两袋棒子面，不挺好？”要知道她是个姑娘，早晚使手段祸害了。卖给人做童养媳是往好了说，最坏就是卖进窑子。自己的肉自己疼，别人家的闺女，刚成条儿也不当回事。

奶妈子是真舍不得她，前两年儿子出花儿没了，奶闺女顶半个小子。只可惜寿元浅，老皇上退位那年染了病，开春新皇上改元就撒手走了。掰指头算算，过去五六年了，那会儿定宜才十二岁。十二岁的半大孩子该谋生路了，她有眼色，知道留在沐家没好果子吃，夹着尾巴给乌长庚的老娘提水推磨。人家看孩子挺机灵，松口收了徒，就给带回北京来了。

师父待她好，她也一心一意地孝敬伺候师父，就是秘密不能叫人发现。哪儿有女孩子学刽子手的，说出去这辈子还嫁人不嫁？她也是没法子，学过泥瓦匠，学过木工活儿，但到底是个姑娘，哪里有那把子力气？还是奶妈子那男人无意间提起，说乌长庚的手艺好，能干到六十岁。砍头嘛，跟砍瓜切菜似的，不费力气。每年交了秋，大理寺、都察院、刑部共九卿会审完了，有一拨人冬至前问斩，忙也就那会儿，一天十个几十个的。平时都是零差，堂官老爷说“来呀，推出去就地正法”的情况，那是少之又少的。他们这些学徒呢，吃一点儿俸禄，闲着就干零活儿。

① 舍哥儿：失去亲人或没人疼爱的孩子。

② 里长：官职名，负责掌管户口、赋役之事。

反正是好活儿，就是头几回见了血眼晕。人的身体像一个水囊子，盖儿给崩开了，里头装的水一下子泼出来。她没见过那么多血，乡下杀猪还拿盆儿接着呢，杀人可没有，一刀下去，血溅五步。那会儿她师哥笑话她，说她人小屁股沉，拉她她不肯挪窝，其实是给吓傻了。

她师哥，大名夏至，是个愣头小子，办事爱走邪门歪道，说话天上一句地下一句。她来的时候他已经学艺两年了，虽不大靠谱，对自己人倒挺实诚。这么些年了，处处照应她。她刚来那会儿和他住一屋，后来大了，和师父提了两回，说嫌他晚上睡觉磨牙，就把一间堆杂物的屋子收拾出来自己搬进去，耳根子这才清静了。

可是一道门挡不住夏至，他照样来去自如。就像今天师父不在，定宜插门睡午觉，做梦做得正迷糊，他进来把她给叫醒了。

天色渐暗，她往外看，“师父还没回来？”

夏至唔了声，“牢头嫁闺女，师父随了份子的，不吃回来多亏啊。你饿吗？晚饭做得了，起来吃吧！”

她摇摇头，“吃不下，先搁着吧。”

夏至拿蒲扇柄探进颈窝里蹭了蹭，挨在她边上打探，“怎么老听见你做梦喊太太呢？要说人大心大想媳妇儿就罢了，十二三岁就琢磨那么长远的事儿，不嫌早了点儿？”

她没搭理他，起身到外头井里打水洗脸。吊桶放下去磕着了什么，就着天上月一看，一个人头浮在水面上，把她结实吓了一跳。再仔细打量，原来是湃了只瓜，瓜藤长，拖着像条辫子。

她叹口气转动辘轳，夏天井水凉，帕子捂在脸上一激灵，脑子也清明起来了。

“安巴灵武那案子有点儿大。”她吸溜着鼻子说，“又牵扯这么些人，一个挨一个地往下查，大英的半壁江山都得空。”

“可不。”夏至在藤椅上撇了根篾片剔牙，边剔边道：“连皇帝老爷子都怕了，哪儿还等秋后啊，赶紧的吧。越咬人越多，一查到底，朝廷买卖还干不干了？择几个大头，结案完了。‘水至清则无鱼’的老道理，万岁爷比咱们明白。”

她小时候经历过家破人亡，后来入了这行，看惯了官场兴衰宦海沉浮，似乎对什么都不上心了，扭过头问：“明儿发落几个？”

夏至竖起三根手指头，“明儿是我头天下海，我这心里啊……”他晃晃脑袋，“师父说要开个大局，监斩的人里头有中堂有王爷，差事办好了就此出山；办不好，连师父面子都折了。”

“你不常说天老大，你老二吗，怕什么？”定宜拍了拍他肩头，“师父对你没说的，你自个儿争点儿气，一刀扬名，在圈儿里就混出来了，这么好的机会别糟践了！等我二十岁的时候，不定有没有那么好的运道呢！不过有一宗你得记好了，歪刀刘当初怎么得个歪刀的名号？手起刀落，他闭眼了，削了人半个脑瓜子，丧家差点儿没活吃了他。你得睁大眼，砸了师父招牌，我头一个不饶你。”

夏至正蒙呢，听了话给她后脑勺来了一下子，“小兔崽子胆儿肥，教训起你师哥来了，看我不揍你丫的。”师兄弟俩绕着院子追打，这是每天必演的戏码儿。

第二天，定宜起个大早，沐浴焚香都收拾好了，师父大马金刀地站在门前，块头不小，挡住半边日光，活像庙里的增长天王。乌长庚四十多岁的人了，孑然一身，因为先后克死了两个婆娘，到如今再不想那档子事了。照他的话说，“吃咱们这行饭的，成家就是祸害人。身上背着百十条人命，阳世里没罪业，阴司里记着账呢！”索性无儿无女，带两个徒弟，将来给他治丧发送就成了。

师父头天喝得有点儿高，没睡踏实，肿着两个大眼泡子吩咐夏至：“心要正，手要稳，回头让小树准备上，含块老姜片子，天王老子来了都不带颤的。”

夏至响亮地哎了声，其实心底发虚，一早上有股子病态的兴奋劲儿。他们大院里还住着另两户住家儿，也是顺天府里当差的。有个绰号叫三青子的，媳妇刚过门就怀了身子，他老爱取笑人家，出门就喊：“三青子，回屋吃个嘴儿，嚼口奶豆子，该动身了啊。”话音才落，打门里边泼出一盆水来，把他鞋面儿浇得稀湿。

定宜背着包袱站在边上奚落他，“该啊，谁让你嘴欠！”

乌长庚脾气火爆，冲屋里喊：“三青子，管管你女人，懂不懂规矩？不懂你爷爷我来教！”今儿要当值，临出门被女人泼一脚水，口彩不好。

三青子出来了，点头哈腰地说对不住，请乌大爷消气。夏至让人糟心不是一天两天，大伙儿都习惯了。定宜不耐烦听他们吵，顶着日头出门等人。斜对面有棵上百年的槐树，七月正是枝繁叶茂的时候，成串紫红色的花苞垂着，空气流动，香风十里。

这片儿住的都是底层百姓，像拾粪的、抬杠子的、摇煤球的……各行各业都有。定宜挨在树底下遮阳，早前就有人在那儿了，是常在东岳庙头出摊儿卖馓子花生豆的大娘带着外孙子，跟前搁个小盆儿，不知道在捣弄什么，见了她一笑，“树啊，今天又有差事？”

街里街坊都相熟的，她笑着应了个是。凑过去看，盆里养着十几只蛤蟆骨朵儿^①，碗里还有三尾。大娘把碗往孩子嘴上凑，孩子不乐意，她连哄带骗的，“这可是好东西，你知道皇上为什么能当皇上吗？就因为他敢吃这个！皇上说了，谁给给谁当将军，让他带兵，还赏大刀。那刀可漂亮了，比你那弹弓子强百倍……”

定宜喉头发紧。老人们总有妙招，据说吃蛤蟆骨朵儿不长疮，也不知道靠不靠谱。总之一辈一辈传下来，乡里孩子，小时候几乎个个生吞过。

那孩子给说动了，稚声问：“真的？赏大刀？”

他奶奶点头，“皇上不给奶奶给，你喝，喝了咱们这就买去。”

孩子听了，接过来就喝。那东西是活物，进了嘴也挣扎，孩子不懂，自然而然嚼了两下，定宜吃一惊，只觉早晨那碗粥在嗓子眼里翻腾，差点没吐出来。赶紧转过头去，见师父和夏至出来，她忙迎了上去。

顺天府在鼓楼东大街路北，从同福夹道过去有程子路，赶车也得跑上两刻。今天要斩的人虽说会审过，宫里也批下来了，可到了行刑之前，走过场还是需要的。

定宜跟着衙役进班房点人头，昔日位高权重的大臣，今天变成了阶下囚，

① 蛤蟆骨朵儿：蝌蚪

荣辱只在顷刻之间。遇到这样的犯人总能想起她爹，看着里头衣衫褴褛的人，百般滋味在心头。

眼下衙役说话也变得客气点儿了，开了牢门一哈腰，“安大爷，今儿案子结了，给您道喜啦。”

安巴灵武是江南河道总督，正二品的官，专事江苏河道的疏浚和堤防。挑河修路最来钱，花销记了笔糊涂账，自己再捞点儿，结果刚修的河道夏汛涝了，两岸百姓受灾严重。朝廷查下来，贪的数目不小，自己贪还罢了，居然敢“伙同”，不杀不足以平君父滔天震怒。于是不等秋后了，等不了，麻利儿弄死得了。

毕竟见过大场面的人，没做出哭天抹泪的屎包样。安巴灵武从牢房里出来，身上上了枷，脚上戴着镣，站在监房门口等交接。定宜托着号册子问：“叫什么名字？”他瘟头瘟脑地通报了姓名，确认无误。外面的衙役不耽搁，直接上来提人，拉拉扯扯地出了号子。

上了大堂，顺天府还得再问一遍，他不答，自有押解的衙役代为回答。堂上忙着钩招子^①，行刑的人在檐下候着。定宜看夏至一眼，堂上三个犯人，其中一个就分派在他手里。他偷着瞧了好几回，越瞧越虚，两条腿在裤管里直打颤。

“师哥，你怕啊？”她转过眼瞧檐外明晃晃的天，摇头道：“怕也来不及了，好好干，别叫人受苦，算你功德一件。”

夏至稳了稳心神，有点看破红尘的意思，“既选了这行就没有回头路，小树啊，二十岁前有门道就换行当吧，这活儿……不是人干的。”

但凡有法子，谁也不能干这个。她是着急要离开三河县，姑娘越长越大越没人护着，奶妈子哥哥家有个傻儿子，要是不小心露了馅儿，只有给傻子做媳妇的下场。

她师父门下有定规，二十岁就要开锋出山，她今年十七，还能混上三年。鸡零狗碎的活儿干干就罢了，上法场继承衣钵肯定不行。夏至说得对，是时候该谋出路了，可是出路在哪儿呢？她六岁过后就没穿过裙子，女人的针线女红

① 招子：插在死囚背后的牌子。